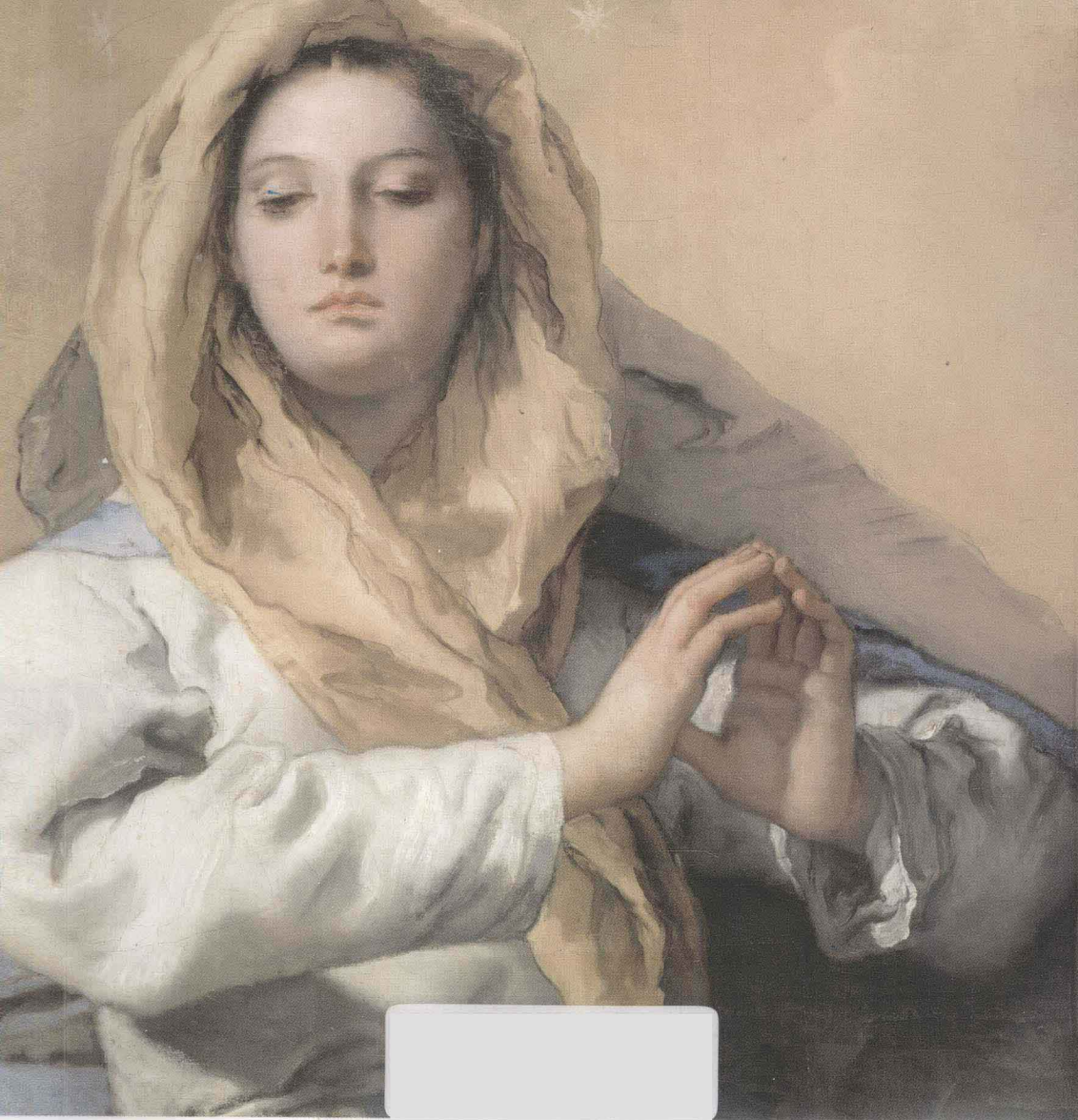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全译本)



BIANXINGJI

变形记

(奥)卡夫卡 著 罗斌 译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全译本)

BIANXINGJI

变形记

(奥)卡夫卡 著 罗斌 译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孙新文
封面设计：嫁衣工舍
版式设计：中图传媒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变形记 / （奥）卡夫卡（Kafka,F.）著；罗斌译.
—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6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全译本）

ISBN 978-7-5676-0019-5

I. ①变… II. ①卡… ②罗…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奥地利—现代 ②短篇小说—小说集—奥地利—现代 IV. ①I52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90431号

变形记

（奥）卡夫卡 著；罗斌 译

出版发行：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芜湖市九华南路189号安徽师范大学花津校区 邮政编码：241002

网 址：<http://www.ahnupress.com/>

发 行 部：（0553）3883578/5910327/5910310（传真）

E-mail: asdcbsfxb@126.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制：三河市杨庄双菱印装厂

版 次：2013年6月第1版

印 次：2013年6月第1次印刷

规 格：787×1092 1/16

印 张：11

字 数：185千

书 号：ISBN 978-7-5676-0019-5

定 价：17.80元

凡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版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变形记	1
苦难的开始	40
判决	42
小女人	53
布鲁姆费尔德，一个上年纪的单身汉	59
一场斗争的描述	78
亚洲胡狼与阿拉伯人	114
乘客	118
衣服	118
忽然散步	119
决定	120
到山里去旅行	121

歌声的诱惑	121
误入荆棘丛	122
夜行船的惊讶	123
乡村医生	124
法律门前	130
十一个儿子	132
致某研究院的报告	136
夜	144
拒绝	144
集体	146
波塞冬	147
中国长城	151
饥饿艺术家	161
倚窗眺望	170

变形记^[1]

当格里高·萨姆莎从烦躁不安的梦中醒过来的时候，他猛然间发现他已经在床上变成了一个巨大无比的跳蚤。他的背变成了钢甲式的硬壳。他稍微抬了一下头，就发现了他的拱形的棕色的肚皮。肚皮僵硬无比，呈弓形状，并且被分割成无数的连在一起的小块。在肚皮的高阜部位形成了一种全方位的下滑趋势，被子基本上不能将它盖严实了。与身体的其他部位相比，他的那些无数的小腿便显得那么的可怜，那么的单薄和细小，这些细小的腿在他眼前，在他的眼皮底下无依无靠地发出一些闪烁的微光。

“我这是怎么了！”格里高在心里想着，这不是一个梦。现在他的房间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庸俗世人的房间，只是稍微小些罢了，房间里静悄悄的，四周全部都是熟悉的墙壁，桌上摊开放着的是收集来的织物样品，向上看挂着一幅画，那是他不久之前从画报上剪下来的，一直都镶嵌在一个十分美丽的镀金的相框里，这是某位夫人的一幅画像。画里面的夫人头戴毛帽，颈脖围着狭长的毛围巾，一副端坐的姿态。胳膊的下部全部都隐藏在毛暖筒里。这幅画高高在上，对任何的来访者都显示出一种俯临人世的气势。

格里高看着窗外，是一种灰暗无比的天气——他能够听到雨点打在窗棂上的声音——这令他心情无比抑郁，“假如我现在睡一会，然后忘记一切傻事，那又会怎么样呢？”他在心里想到。可是现在这根本就实行不了，因为他一直以来都是习惯朝右侧睡，然而现在却是仰天睡的，

[1] 这是卡夫卡短篇小说的代表作。于1915年发表在勒奈·布克尔编辑的《白色书页》上。

尽管他用了很大的力量，但是仍然翻不到右边，所有一切都是无济于事。他尝试了上百次，闭着眼睛，以免自己看见那些活蹦乱跳的小腿。当他开始感觉到一侧有些从来都没有过的轻微的钝痛的时候，他才停止了继续翻身的努力。

“我的天啊，”他心里想，“我选择的是一个多么辛苦的职业啊，我年复一年地处于旅途之中。在外面工作，业务上的烦恼和在家、在公司比起来，要大得多。除此之外，还要忍受旅途的劳累，还需要考虑火车的时刻，以及吃饭从来都没有规律性，伙食奇差无比，频繁更迭的交通，没有任何的人情味，没有温馨的感觉，就让这种差旅劳务去死吧！”这个时候，他感觉自己肚皮上有点痒，因此他让背部慢慢的移动到床柱附近，这样就很方便的抬起头来，这时他看见了发痒的部位，那上面全部都是小白点，他不知道那些到底都是一些什么东西，他想用手来摸摸这个部位，但是他马上就缩回来了，因为在他摸的时候，他打了一个大大的寒战。

因此他又滑回了原来的位置，“起床这么早。”他心里想到，“会使人变得愚钝，人需要睡觉，而其他的推销员像闺阁妇女一样的生活，比如，我在上午的这段时间，先是要走回接待室，分别记下已经分配到的任务之后，都可以吃早饭了，如果不信，可以到我上级那里去试一试，我马上就会飞出去。可是没有人会知道，这样做是否对我更好些呢？如果不是因为父母的原因我早就会辞职了，我早就会去上级那里彻底倾诉我的肺腑之言，我敢说他听了我的话一定要从写字台上跌倒下来。他坐在写字台旁的姿势也非常的特别，他经常是居高临下地和职员谈话，因为他的听力不好，所以职员在和他说话时必须离他很近。现在，还是有一点希望的，我已经积攒了一点钱，为了能够还清父母的债——恐怕要还五、六年——但是我是一定要还清的，然后就能够获得厚利。目前，无论如何我要起来了，因为我要乘的是五点的车。”

他朝着闹钟望去，闹钟正在一个箱子上滴滴答答地不停地走着。

“我的天呀！”他想，“现在已经到了五点半了，指针却仍然在静静地走着，甚至已经过了五点半了，都已经接近五点三刻了，闹钟难道都没有闹过吗？肯定闹铃响过。对，这可以震动家具的闹钟声，竟然不响了，有这种可能吗？现在，格里高虽然很安静，但是他没有睡着呀！但是也许他睡得更熟了，那现在他应该怎么办呢？下一趟车将会在七

点，那就应该火速地加快行动了。他必须将样品包起来。他感觉自己并不特别的机敏或者说是精力充沛。虽然可以赶上火车，但是却免不了上级要大发雷霆，因为五点整助手就会在车站等格里高了，他一定是早就已经向上级报告了他误车的情况，这个助手是上级的忠实走狗，可以说毫无骨气和理智可言。但是如果他向上级报告格里高生病呢，那也会是一件特别使人尴尬并且值得怀疑的事情，因为格里高在五年的任职期间甚至连一次病都没有生过，上级一定会和医疗保险医生一起来，并且责难他的父母，指责他们儿子的懒惰，并且指示医生提出各种异议：证明他身体健康但是工作懒散，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有什么公道可言么？格里高认为，他的情况除了睡过了头之外，还是睡过了头。他本人身体完全健康，而且甚至还感觉到特别的饥饿。

当他急匆匆的思考过这一切之后，还没有来得及做什么决定，他就离开了床铺——闹钟响了，刚好是六点三刻，这时候有人敲床头旁边的房门，“格里高。”——这是他母亲的声音，“现在都已经是六点三刻了，为什么你还不赶紧出去上班呢？”这声音非常的柔和，他也回答了。但是当他听到自己回话的声音的时候，大吃一惊，这声音的确是他以前的声音，这一点是准确无误的，但是这其中掺杂了一种被压低的虫声，他的声音只有在开始的瞬间是清楚的，其余音就已经是模糊不清的了，听起来，使人感觉惶惶然，他不知道自己是否听清楚。格里高想详细回答母亲的问话并且解释这一切，但是因为他的声音发生了变化，只能答出如下的话：“是的，是的，谢谢母亲，我早就已经起床了。”门外并没有察觉到他声音的变化，也就安心地趿拉着拖鞋离开了。但是，通过这场谈话，家里其他的人却已经听出来了，格里高没有像大家期待的那样早就已经起床，而是仍然留在房间里没有任何的行动。

父亲在一个边门上十分轻轻地敲起来了，但是可以肯定是用拳头敲的。他喊道：“格里高，你怎么回事呀？”过了一会儿，他又用一种十分低沉的声音提醒说：“格里高，格里高。”在另外一张边门那里，妹妹却在非常关心地问他道：“格里高吗？难道你不舒服吗？你需要什么东西吗？”格里高同时向两边回答道：“我早就已经准备好了。”这次格里高发音很仔细，而且他是一字一句地吐出来的，以便让人听清楚，父亲去吃饭了。但是妹妹仍然还在悄声说话，“格里高，把门开了吧，我求你了。”格里高却根本不想开门，昨天晚上，他已经小心翼翼地

房间所有的门全部都锁上了。

首先他需要安静，然后起床穿好衣服，并且先吃早饭，接下来才考虑别的事情。因为他已经注意到，在床上思考问题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他想起来，以前在床上经常感到有些轻微的疼痛，这可能是因为睡眠姿势不良引起的。在起床的时候又感觉这种疼痛完全是一种幻觉。这次他在床上也感觉到有点痛，并且声音也变了，但是起床的时候，这种幻觉却没有了，都是现实存在的事。他很紧张，这种声音的变化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受了凉，这是一个旅行者的职业病的体现，这是没有任何疑问的。

掀开被子，那是一件很简单的事，不费吹灰之力，被子就滑下来了，但是接下来的事就很麻烦，特别是当他想要站起来的时候，就显得更加麻烦了。因为他身体已是非同寻常地宽阔，这就需要胳膊和手的帮助；他现在没有这两种东西，只有很多细小的腿，而且还都在不停地乱动，他又控制不了这种乱动的情况。如果他想要将其中的一条腿弯曲起来，首先得先将它伸直，这件事他最后终于办成了，他就用这条腿做一切他想做的事。这时候其他各条腿，就像得到了解放一样，也开始工作起来了，虽然处于高度的兴奋状态但是却极为痛苦，格里高心里想：

“我能离开床吗？”

他想，下身先下去一定可以使自己离床，可是他还没有见过自己的下身，脑子里根本没有概念，不知道要移动下身真是难上加难，挪动起来是那样的迟缓；所以到最后，他烦死了，就用尽全力鲁莽地把身子一甩，不料方向算错，重重地撞在床脚上，一阵彻骨的痛楚使他明白，如今他身上最敏感的地方也许正是他的下身。

所以他试着上身先离开床，然后将头小心地转向床沿，这事他十分轻易地就办成了，尽管他下身又宽又重，但是随着头部的转动身子最后也转动了，但是当他最后终于将头在床外支撑起来的时候，他很害怕，再也不敢用这种办法继续进展了。因为如果他再继续进展的话，最终一定会掉下去，头根本就不可能不受伤。这样下去根本就是不值得的，他最好还是留在床上不动。

但是当他同样费力地恢复了他躺在床上的原来姿势的时候，他沉重的叹息着，更加生气地看着他那些小腿之间互相碰撞和斗争，他对于小腿们的骚乱想不出任何办法加以治理，他心里又在想，这床上也是不能

躺的。应该不顾一切地从床上解放出来，即使解放的希望很小，也是值得一试的。但是自古以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这期间他同样也没有忘记：安静的思考和鲁莽的决定比起来要可取得多，这时他尽可能地用眼光盯着窗户，可惜他只能看到晨雾将窄狭街道的对面全部都裹住了，他并没有从中获得多少信心和哪怕一点点开朗的心境。闹钟又重新响起来了。“已经七点钟了，”他在心里想道，“已经七点了，还仍然是这样的雾。”他在床上又继续躺了一会儿，呼吸安详而微弱，仿佛他正在期待着从完全的安静中恢复到真正的、自然的状态。

然后他又想到一点：七点一刻之前，我必须毫无条件地离床，到那个时候公司一定会来人问我，因为公司是七点之前营业，他开始试着将他的整个瘦长、匀称的身子摇晃到床下，如若他采用这种办法，他就必须得高昂着头，估计这样头部才不会受伤。至于背部，似乎是无比坚硬的。

即使掉到地毯上也不会发生什么异常情况，最大的担心是响声，这响声虽然不致引起恐慌，但是也一定会惊动门外所有的人。响声一定是有的，但是风险却不得不冒。

当格里高试着向床外露出一半的时候——与其说这种新方法很艰辛，还不如说它是一种游戏，他使劲地来回摇晃——这个时候他忽然想起，假如现在能够有人来帮他一把的话，起床是一件多么简单的事，有两个人就绰绰有余了。——这个时候他想到了父亲的厨娘——他们只需要把手臂放在他弓形的背下面移动，就可以将他成功地弄出床外，因为身体有重量，他们必须要弯着身子，并且耐着性子，小心翼翼地向外移动；这样格里高就能够在地板上翻过来，只希望小腿在地板上，注意不要再继续胡蹦乱跳。除此之外，现在门还是锁着的呢！他需不需要真的叫人帮忙呀？当他想到这点的时候，他使尽全力地抑制了笑容。

事情还差很多呢！虽然他剧烈地摇晃自己的身子，但是他仍然感觉不平衡，所以他立刻作出最后的决定，因为现在距离八点只差五分了，这个时候有人敲门，格里高马上想到，“公司派人来了。”他几乎目瞪口呆。而这个时候小腿却跳得更欢了。过了一会儿一切都安静了。他心里想，“希望您不要开门。”他潜意识地希望。他认为这次一定像以往一样还是女仆，她踏着无比坚定的步子直趋房门并且将它成功地打开了。格里高听到有人入室并且打招呼的声音时，就已经知道是谁来

了——原来是公司的全权代表本人来了。唉！为什么只有格里高就命中注定一直要在这个公司服务呢？在这个公司只要有一点点微小的失误就会马上受到审查，难道公司里的全体员工全都是废物吗？他们之中难道就没有一个忠诚可靠的分子吗？而这个人却仅仅因为有一个早晨短短几个小时没有为公司办事，出于良心的谴责就变得神经衰弱了，以致他没有办法离开床铺了，即使这样，派一个学徒来询问一下也就可以了——如果十分有必要问讯的话——可是他们没有这样做，偏偏是派遣代表本人来了，对他无辜的家庭宣示，只有代表本人才有能力追究此事，真的如此吗？——格里高只要一想到此事就激动起来，在代表来之前：他就已经决定要起床了，一方面是因为激动，但是更多的是出于他自己正确的决定。所以他竭尽全力一摇，马上摇到了床下。滚到地上的时候的确是响了一下，但是声音并没有多大，一方面是地毯将声音减弱，另外，他现在背部的弹性比格里高原来想象的要好很多，因此掉到地上的声音根本就没有那么响亮。只有头部，因为注意不够抬得不够高，所以受到了一点撞击，这使得他十分懊恼和痛苦，于是他就转动头部并且在地毯上轻轻地磨蹭。

“这房间里一定是掉了什么东西”，代表在隔壁的房间里面说。格里高心里想，代表是否也发生了今天在他身上发生的这种变化呢？是存在这种可能性的。这个时候代表在隔壁房间里踱着沉重的步子，只听见漆皮靴子咯噔咯噔，仿佛是在对这个问题作出十分粗野的回答；这时候在右边房间里的妹妹在向他悄悄地报告：“格里高，代表来了。”“嗯，我知道了。”他回答的时候声音非常小，但是他妹妹应该听见了。格里高不敢将声音提高。

“格里高。”父亲在右边房间里对他说，“代表先生已经到我们家了，他想要询问一下你为什么今天没有坐早班车出发。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和他说好，另外，他还想和你单独谈话。你把门开了吧，即使房间没有收拾他也不会计较的。”“早上好！萨姆莎先生，”这个时候代表非常友好地说。“他身体不舒服。”正当父亲在门口说话的时候，母亲突然插话对代表说，“他身体不舒服。代表先生，请您一定要相信，要不然他是不会误车的。这孩子一门心思扑在生意上，别的基本上什么都不干，我正在生他的气呢。他到了晚上哪里都不去，到现在为止他已经在城里呆了八天了。每天晚上都会待在家里，他所做的就是和我们一起

吃饭，安安静静地看报纸或者是研究火车时刻表。他制作的那些细木工活，那才真正的算是一种分心呢，就比如说他用两个晚上做好了一个小木框，代表先生，您一定会十分惊讶，那个小木框是那么的漂亮啊！它就被挂在房间里，格里高一开门，您就会马上看见的。还有，代表先生，您能够来我们这里，我感到十分的荣幸。我们很早之前就要他把门打开，但是他没有照办，他非常的固执。他一定是生病了，但是他早晨还说他自己没病。”“我马上就过来。”格里高慢慢地，并且十分谨慎地说。他说这话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动弹，恐怕说话时漏掉任何一个字，“好心的夫人，我再也不能做其他的解释了，希望情况并不是很严重。”代表说，“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我想要说什么的话，我只能够说，对于我们商人——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随便别人怎么说吧——我们商人，因为商务上的考虑，对一些小小的身体不适，我们经常是要顶着点儿的。”无辜的父亲这时候又过来敲门了，并且问他说：“代表能够进来吗？”“不行！”格里高说，左边房间里是十分难堪的沉默，右边房间里面的妹妹开始小声地抽泣起来。

为什么妹妹不到别人那里去呢？她可能才起床，甚至还没有穿什么衣服吧？但是她为什么要哭呢？只是因为格里高没有让代表进入他的房间，因为他现在处境危险，很有可能丢掉饭碗，因为上司又会老调重弹，重新向父母算过去的那些老账，为了这些才哭的吗？这可能是多虑了。现在格里高还在这里，他根本就没有想到要离开家。现在他就躺在地板上，了解这种情况的人不会无比苛刻地要求他让代表进入房间的。但是因为这一小小的失礼行为，以后代表很容易就会找到一个合适的借口将格里高解雇，这是不会有好结果的。对格里高来说，似乎现在最好是让他安静，不要用哭泣或找他讲话的方式来打扰他。但是现在这种尴尬的僵局使其他人都感到十分的烦恼，他们的关心是能够理解的。

“萨姆莎先生，怎么回事？”代表提高了音量，“您在房间里继续躲着吧，你只需要回答一声行或者是不行就可以了。你给你父母带来了许多不必要的甚至是严重的不安，并且还耽误了——这个事情我只是顺便提一下——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耽误了你的工作，现在我以您父母的名义，以你的上司的名义十分严肃地跟您谈话，希望您现在可以明确地解释一下。我一向认为您是一个安分守己的并且十分理智的人，可是现在您似乎突然之间就变了，变得非常地任性，今天早上你误了早班车，上司已

经指示过我了，要我通知您将不久前赊出去的那些账全部都收回，为此我说了很多的好话，我认为这个指示是十分不恰当的，但是现在我看到您这种顽固的劲头，我已经毫无兴趣为您效劳，我敢说您的地位是极不牢靠的。我原来是想和您私下谈的，但是因为您在这里浪费我的时间，我不清楚，为什么就连您父母也不知道您的情况呢？在最近一段时间里您的工作成绩是不能令人十分满意的，的确，现在还不是作大生意的时候，这一点我们承认，但是也不能连一桩生意都作不成。那根本就不可能，萨姆莎先生，这是决不可能的。”

“但是代表先生，”格里高有些失态地大喊起来了，因为激动他已经不顾一切了。“我立刻就开门。早上有点不舒服并且头痛，所以我就没有按时起床，我现在马上就起床，虽然我仍然还躺在床上，但是现在精神又变好了，所以我就起来吧，只需要一小会儿，请您耐心点！身体虽然还不是我所想象的那样健康，但是已经基本上都好了，真的是病来如山倒啊！昨天晚上我还是和往常一样的，这一点我父母是知道的，的确是这样，甚至可以说他们知道得更清楚，昨天晚上我就稍稍有一种预感。知道今天一定会有人来看望我，为什么我没有去公司报到呢？总是有一些人认为，生了病没有任何必要留在家里休息，顶过去就行了，代表先生！请您不要再继续为难我的父母了！刚才您对我的一切指责都是没有任何道理的，没有人这样指责过我。可能您还没有看到我刚才发出的订货单，再说，如果我坐八点的车，这样多休息几个小时就可以使人精力充沛，代表先生，请您不要再继续耽误了。我自己马上就到公司去，请您给上司也转达一下。”

当格里高很快说完这些话之后，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都在说些什么。之后他十分轻快地靠近了箱子，之所以能这么轻快，可能是因为床上练习的结果吧，然后他试图倚靠箱子站起来。他要把门打开，要让别人看到他，并且要和代表讲话。他非常急切地想知道，那些对他有种种要求的人在见到他的时候都会说些什么，如果他们全部都大吃一惊，那格里高就不再有任何责任了，他就可以放心了；如果他们全部都心安理得地接受这种状况，那么他就没有什么理由激动了。要抓紧时间，八点就要到车站了。最开始他有好几次滑离了外表简朴的箱子，最后当他终于完成了一次摆动之后，他直立起来了。再也不注意下身的疼痛了，即使是疼痛他也不会在乎了。现在他正在朝着附近椅子的靠背落下去，

他用他身上的那些小腿紧紧地扣住椅子的边沿，这样一来他就坐稳了，他十分安静地在那里，因为他已经听见了代表在说话。

“你们二位是否听清了他刚才讲的哪怕是一句话吗？”代表正在问格里高的父母，“他难道是在耍我们吗？”“我的天啊！”母亲大喊着，她现在已经在哭了。“他也许是得了重病，是我们把他折磨成现在这个样子的，格蕾特！格蕾特！”然后他听见母亲叫喊起来。“妈妈？”妹妹在另外一边也这样叫着。现在她们母女向着格里高的房间通话了。“快点找医生！格里高生病了，快点，你必须立刻就去找医生。您听见他说话了吗？”“那是虫子的声音！”代表说，和母亲的大声喊叫相对照，代表讲话的声音是十分轻的。“安娜！安娜！”父亲叫喊的声音通过前房直达厨房，而且他还拍着手。“马上去拿钥匙！”女仆和妹妹跑步穿过前房的时候，可以听见裙子的摆动的响声。——妹妹穿衣服怎么会这么的快呢？——有人十分用力地把门打开了，但是没有听到关门的声音，可能他们是让门开着吧，就像家里通常做得那样。但是一个很大的不幸发生了。

但是格里高变得安静多了，人们现在已经听不懂他说的话了，尽管这样，他认为他们的话是清楚的，甚至比以前还要清楚，这也许是听惯了的原因，但是人们总还是相信他不大正常，并且都在准备帮他。一方面出于安全考虑，另外还有，他们也相信他们可以帮他，从这两点出发，他们采取了一些初步措施，这对他来说是有好处的。他觉得自己又回到人类的圈子里了，并且还在希望可以通过这两个人大大地改进他的声音，也就是通过医生以及钳工，其实不必分得这么仔细，以便在马上就会到来的会谈中可以发出清晰的声音。他稍微咳了一会，想要努力去除虫声。但是因为他的咳嗽听起来也可能同人的咳嗽声不同，格里高也不敢再继续自行做主地咳嗽了。这个时候隔壁房间里变得完全的沉寂了。可能是父母和代表正坐在桌子旁边窃窃私语，也可能他们正靠在门内偷听呢。

格里高随着单人沙发一起朝房门移动，到了门边他就直接扑向房门，这个时候他站直了——他那一团小腿带着一些轻微的黏性——稍作休息。之后他开始用嘴转动锁孔里的钥匙。很遗憾的是他根本就没有牙齿——他能够用什么把握住钥匙呢——的确，他的下颌是十分强健有力的，他用下颌就能够真正地转动钥匙，格里高毫无顾虑地这样做了，毫

无疑问，他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因为他可以看见棕色的液体从嘴里流出来了，一直流到钥匙上，最后又滴到地板上。“你们两个听！”代表在隔壁房间里说，“他正在转动钥匙。”这对于格里高来说是一个十分大的鼓励，但是这样一来，大家都开始对格里高进行鼓劲了。父亲、母亲也时分卖力地参与叫喊：“加油！格里高。”他们都在大声叫了。“再靠近一些，紧靠锁子。”能够想象大家都在紧张地关注着格里高的艰辛以及努力，他已经竭尽了全力，但是他控制不了，他竟然咬住了钥匙，每当他转动一下钥匙，锁就会跟着晃动，现在只有他的嘴还能够伸直，依照转动的需要，他已经把自己都挂在钥匙上了，锁子反弹，并且激出相当响亮的铿锵声，这使得格里高真正地清醒了。他嘴里喘着气，心里想到，我干脆就不在锁上下什么功夫了。他把头放在门的把手上，使门可以完全敞开。

因为他用这种方法来开门，门缝已经开得相当的宽了，但是人家还是看不见他，他还需要绕着门扇慢慢地转动，他担心正好会因为别人进来，他会恰好笨拙地掉在地上，摔个脚朝天，所以在转动时他小心翼翼，他还正在做着艰难地奋斗，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时间注意其它事情，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他听见代表一声十分响亮的“啊！”脱口而出。这声音就像是风声在飒飒作响。这个时候格里高也见到了代表，代表已经是第二个在门口的人了，他现在正在用手压住他那已经张开的嘴，然后又慢慢地收回去，仿佛是一种十分不明显的、均匀的、很有后劲的力量在驱动着他一样。这时候他的母亲也来了。她没有考虑到代表在场，头发还是像昨天晚上那样散开的，蓬松并且高耸，首先她看看两手互握在一起的父亲，然后朝着格里高走了两步，并且跪在她那朝着四周展开的裙子的中央，她的脸不是十分明显地朝胸口垂了下来。父亲的表情中带有很大的敌意，他紧握双拳，仿佛是要把格里高踢回他的房间，之后他非常不安地将房间环视一遍，然后用双手捂着眼睛哭起来了，他那有力的胸脯一直都在抖动。

格里高根本就没有走出房间，而是靠在了门扇上，这样就只可以看到格里高一半的身子和他上面侧偏的头部，他也就这样一直在看着其他所有的人。这时屋里屋外都已经明亮很多了，街道的对面，伫立着无穷无尽的，灰黑色的房子其中的一部分——那实际上是一座医院——这部分的房子上非常有规则地排列着坚实的并且已经打开了的窗户，雨仍

然在下，并且下得非常的大。很明显的，每一个雨点，是一滴一滴地落到地上的。早餐的餐具数量非常的多，还都摆在桌子上，因为对于父亲来说，早餐是一天之中最重要的一顿，他吃饭的时候要看看各种各样的报纸，早餐基本上都会延续一个小时，对面墙上挂的一直都是格里高在军队服役时候的照片，当时他是个少尉，照片里面的格里高手持佩剑，脸上挂着那种无忧无虑的笑容，他的制服以及仪表都令人起敬，通往前房的门是开着的，从这里望去，住宅的大门也同样是开着的，一直能够看到前院，看见前院的楼梯一直向侧面拐过去，

“现在。”格里高说，他也非常的有自知之明，他意识到自己是这些人中唯一可以保持安静的人。“我马上就穿衣服，并且包好货样，然后就会立刻出发。你们到底让不让，让不让我走呀？现在，代表先生，所有的一切您都看到了，我不是一个十分固执的人，我非常喜欢工作。的确推销很不容易，但是如果我不推销我就不能生活。您现在要到哪里去，代表先生？是要到公司吗？是吧？您会把这一切都真实地汇报吗？有人现在不能够工作，那要做的就是应该回忆和思量一下他以往的业绩，方便以后他轻装前行，并且更努力、更集中精力的工作。对于上司我是十分忠于职守的，这一点您十分清楚，一方面，我的父母和妹妹也都需要我尽最大力量去照顾。我非常为难。我是以工偿债，只有工作才可能有出路。但是，请您不要太过于为难我，在公司里请您一定要为我说话。有人非常的不喜欢我们这种干推销的人，我清楚。他们觉得出差的人在外面可以赚大钱，并且可以过美好的生活。他们没有特殊的理由深入思索这种偏见，您可以代表先生，和其他人比起来，您对这种情况就看得更清楚一些。说句心里话，您甚至比上司本人都要看得更清楚一些。作为一个企业家，上司对职员判断非常容易失误，经常会循着不利于职员的思路去做判断。您也非常的了解，出差的人一年到头都在公司外面，他特别容易成为各种流言蜚语、偶发事件或者是莫名其妙的病痛的牺牲品。但是他却没有任何办法与之抗衡，因为他十分的不了解他们的情况，而且一旦他筋疲力尽不能按时完成出差任务，在家休息又身患重病了，他自己也不会明白这是什么病，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只有用当牺牲品了。代表先生，如果您不给我一个说法，就不能走，至少我总是有一小部分说的是对的吧。”

但是就在格里高说最开始的那几句话的时候，代表突然间转过身

子，只见他努着嘴，肩膀在不断的抖动着，回过头来紧紧地盯着格里高。格里高又继续讲下去，代表站在那儿没有哪怕一刻的安静，他始终都在盯着格里高。他十分缓慢地向门口走去，仿佛是冥冥之中他必须要离开这个房间一样，而且实际上他已经走到了前房，一个忽然的动作之后，他的脚已经最后迈出了客厅。可以判断他现在急于要有其他的行动了。但是在前房时，他的右手远远地伸向了楼梯那边，似乎是存在着一一种精神上的解脱一般。

格里高心中清楚，如果他想要自己在公司的职位不会因此而遭受什么特别打击的话，那么在现在这种情况下，他不能让代表这样走掉。对此父母并不是十分理解，在长年累月的生活之中，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这样的想法，那就是格里高在公司里能够自食其力。所以，他们只想现在要帮格里高多做一些解围的工作。而格里高的想法就不同了，格里高以及他家里的前途就在这里了！刚才妹妹在这儿，多好啊，她非常的聪明，当格里高十分安静地躺在地上的时候，她还哭过。这个代表，这个女人迷，一定会被她控制，她能够将大门关了，然后在前房对代表说一些话，但是妹妹现在却不在这里，格里高不得不自己应付了。但是他并没有想到，他现在基本上就连行动的能力都已经没有了。同样他也没有想到，现在他说的话，别人根本就不可能听懂。他正走出口口，通过出口移动身子，他正在朝代表走去，代表微笑着。格里高马上就要落下去了，他停了一会儿，就仿佛是在找什么东西一样，他十分小声地一叫，那很多的小腿就落到了地上。几乎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今天早晨以来他第一次感到身子的舒畅，那很多的小腿之下是无比坚实的地板，格里高意识到小腿十分顺从地听他指挥，落到地板上之后甚至正在努力地负载着他向前行进，去任何他想去的地方。看见这种情况格里高非常愉快，他确信身上的各种病痛终于能够彻底痊愈了。他的动作变得缓慢了，他晃动着身子，在距离他母亲很近的地方，正对着他仿佛是在沉思的母亲。这个时候他母亲忽然伸开手臂，撑开手指并且跳了起来，然后大声地叫道：“救命啊，我的天啊！救命哪！”她低了头，仿佛是想仔细看看格里高，但是恰恰相反，她下意识地倒退了几步。并且忘记了她后面就是桌子，当她来到他前面的时候，她坐了下来。因为分神，她根本就没有注意到她旁边的咖啡壶已经被她打翻了，所有的咖啡都流到了地毯上。